





第二二八五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讀 方 存 海 伐
書 麓 家 壑 檀
後 集 詩 吟 齋
附 諸 名 家 贈 答 詩

明 王世貞撰……………一
明 王 樵撰……………九七
明 楊 巍撰……………四七七
明 趙完璧撰……………五四三
明 張元凱撰……………六六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讀書後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崧

膠錄監生臣何銓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讀書後

別集類五明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後

臣等謹案讀書後八卷明王世貞撰世貞有四部稿別著錄此書初止四卷為世貞四部稿及續稿所未載遂至散佚其姪士騏得殘本于賣錫者乃錄而刊之名曰附集後吳江許恭又採四部稿中書後之文為一卷續稿中讀佛經之文為一卷讀道經之文為二卷併為八卷重刊之而陳繼儒為之序周亮工書影記世貞初不喜蘇文晚乃嗜之臨沒之時牀頭尚有蘇文一部今觀是編往往與蘇軾辨難而其文反覆條暢亦皆類軾無復摹秦仿漢之習其跋李東陽樂府與歸有光集心平氣和亦與其生平持論不同世貞嘗為有光像贊曰風行水上渙為文章風定波息

與水相忘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

而自傷其深自悔責與此書合然則此書為

晚年進境以少許勝多多矣其第五卷為四

部稿中題跋二十五篇其中如讀元倉子不

知為王士元作則未考孟浩然集序讀三墳

以為劉炫作則未考隋書經籍志讀元命苞

一篇所言皆衛嵩之元苞尤為荒謬則猶早

年盛氣不及檢校之作也是編雖雜論古書

欽定四庫全書

雜著類

而究為雜著非目錄之比無類可附姑仍著

錄於集部焉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輝

讀書後原序

讀書後者王元美先生晚年所撰四部稿續稿所未載

也初刻續稿時其間多所放失偶有賣陽者東殘書置

據頭取視之則先生詩文數卷及讀書後在焉王同伯

得之驚喜刻曰附集藏于家海內學士大夫不能數數

見也許仲謙曰此余州生平極得意之作但恨繕寫多

訛甚則有數行後先顛倒錯者一日得王開仲校正

善本仲謙喜躍請以孤行之人間而因拈前四部中讀

欽定四庫全書

雜著類

書後附焉陳子曰先生批駁釋道兩藏尤奇瑋宏博此

獨非書後類乎仲謙乃與予重加參訂共得若干卷而

先生之碑壁殘璣收拾無遺矣初先生遭家諱後日與

敬美次公讀書萬卷樓如所謂士衡住東頭士龍住西

頭者已召起敬歷中外納鄖節遠近贊文徵文者無虛

歲賓客觴詠無虛晷猶時時手一編見之論著至于戢

身靖廬擔掃筆研而翻閱兩藏經硃砵丹鉛之故也先

生慧眼辨才與妙觀察智事事第一且栽培之以國

憲家歆熏染之以交遊聞見積習之以新陳歲月試取少年晚年讀書後互味之覺達時跌宕縱橫標新領異如織錦而問天孫食肉而問荈鸞雖眩目爽口或出于偏師取勝者有之至是霜降水落鑑空衡平奏刀必中解發矢必中的抓搔必中痛癢斷案一新精彩萬變非筆隨人老益識隨人老也先生嘗謂余詩文闕鉅出一字如獄吏平反置一語如兵家律令推而至于讀書法亦然若書生輕於立論論議馳騁大放厥辭嘗有驅發之數十年前而慚悔于數十年後者即欲追取更竄一兩字迄不可得夫未能使自已解頤而乃欲使古人唯唯心服無是理也宋尤延之手錄古書即子弟諸女亦令抄寫視中祕且過之而不皆傳濡須秦氏為金部員外郎奏請田宅文籍不許子孫分割而竟不知零落何所今先生論著大約如呂氏讀書記及晁氏讀書志每終篇標其大指以備遺忘而先生精確過之其牙籤萬軸雖未必一一無恙而糟粕去神髓存則身後書籍之

若存若亡奚足道哉聞仲為先生小阮校閱精確最得真傳仲謙太常次公孫婿也尤嫻於瑯琊王氏一家言謂四部若大海水而讀書後則又海中之貝闕珠宮也卷帙不告浩繁而學者得未曾有即以此孤行人間足矣雲間陳繼儒仲醇序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後卷一

明 王世貞 撰

讀莊子一

余讀莊子而歎曰嗟乎世固未有尊老子如莊子者也夫尊孔子者莫若孟子而孟子之尊孔子不過曰孔子聖之時又曰吾所願則學孔子而已其談仁義辨王伯探性善推不忍往往發揮所自得之蘊以成其書固未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後

嘗舉孔子之文言而訓詁之也莊子之所撰著雖極而至於尊天而無懷萬天之治其究必宿於老子之謂無名無欲無為無言以至無始之旨挫銳守雌和光同塵絕聖智以應天下之法致柔守中抱一含齷食母有精有信虛極靜焉以保一身之要與他所搖擊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弊聖智之當絕棄展轉反覆亡所不援引或曲而暢之或旁而通之且詠言之嗟歎之必使老子之道高出於堯舜之上其遺言下視乎六經而後已嗟

乎莊子之尊老子不亦至乎抑不特尊之而已也而且老子之忠臣夫忠臣者揚主之善而諱其短凡老子之所稱張與奪枉曲直聘堅用奇取大取小得志於天下之故稍近術而為人所窺者則已逆料宋儒之見攻而闕之彼且以為真闕之也而其辭之剽掠弔詭身先陷於不韙矣夫書不可以多著也多著而至於十餘萬言而其旨不過數百言而已是以難而不可竟覆而使人厭書不可以有意作也以有意而作之是以誕而不可信狂而使人怒嗟乎何莊子之忠於老子而不自忠也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後

二

讀莊子二

太史公曰莊子蒙人也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不窺然要其本歸於老氏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作漁父盜蹠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蘇軾記其祠而謂為得老子之蘊者莊子蓋助老子特不可為法而引楚公子操筆之僕隸其主而出之以為愛公

子而不知事公子之法凡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並無幾至於訾詆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闕尹老聃之徒以至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余謂太史公非識莊子之麤者軾乃識莊子之麤而巧為之蔽者也當老子之時見天下之俗日起於薄以至詐力相矯思太古之朴一見焉而不可得謂仁義之名實啟之則不得不忌其名而歸咎於文夫夫既歸咎於文武而追其自則謂堯舜之不能造極於無為而以有為啓之則不得不致歎於堯舜夫堯舜而至流於周之末若有如老子所云者不知聖人不能為俗能因俗而裁成之而已不然以老子之知之即無位而不使束周之郭十里之巷若畏壘而日就纖穠以有儀秦也莊子又後百年而生者也彼見夫仁義之日偽而詐力之日深且其身儻焉而苦禮樂之拘繫我謂孔子實言之而其門人實廣之且天下皆以為聖人彼又懼

讀莊子三

夫老子之教日不勝故於聖人之外立所謂至人以尊老子又往往寓之一危語於孔子而必持老子之說以駕其表然又窺見孔子之真為聖而不可奪故間以一二格言寓之意若曰孔子之未見老子一格也其得見老子而受砭焉又一格也大意在尊老子而抑孔子既抑之又收之使為老子徒彼夫語道術而不列孔子所謂鄒魯之儒非耶且何以見尊至軾所欲去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而以列禦寇之齊續於陽子西游而為一章則甚當雖然無救於所謂訾詆孔子也

蘇氏之欲去讓王說劍盜蹠漁父四章而以列子前後之續也無所據特以盜蹠漁父之排孔子甚而欲去之夫內外雜篇何嘗不排孔子也其排婉而深不若盜蹠漁父之直而淺也然而吾於蘇氏取焉所以取者何以莊子之文得之也凡莊子之為文宏放馳逐縱而不可羈其辭高妙而有深味然託名多怪詭而轉句或晦棘

而難解其下字或與僻而不可識今是四章獨讓王猶近之而太疑於正而是三章者故甚顯暢而膚淺其法類若禮經之所謂樂記儒行者意必莊子之徒托而為之者也韓愈作讀臺而謂子夏之後流而為莊亦無所據而王安石引之吾以為不必自子夏氏若莊子者蓋嘗受業於孔子之門而有得者也何以知其然也凡莊子之所談如君臣父子之大戒天機嗜欲之深淺六經之用聖人之論議皆精切而爾雅即田子方荀卿之所不能及特不若其治老子之深蓋游於吾聖教而中畔之者也太史公謂申韓之學出於老子故與之同傳唐人祖老子而離之吾以太史公信也夫所謂學不必其盡學也得一語而守之曰魯曰倫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曰將欲取之必故與之此申韓氏之所貴也若莊子則無是也太史公又謂莊子梁惠王齊宣王時人審爾奈何不使與孟子見而一相究詰也莊子非告子夷之比也其關心若涿鹿彭城之戰天地為之蕩而不寧日

月為之晦而不辨夫莊子敗則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敗則怒

讀莊子讓王篇

讓王一篇或以為漁父盜鑪說劍皆非莊先生所作而讀其辭則若差暢而近古於道亦不至悖第中所稱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而亦不受支父疑即巢父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而亦不受支伯疑支父子也夫是三君子者不以天下易吾生者也

舜又讓天下於善卷而亦不受此不以吾身殉天下者也又讓天下於石戶之農而不受此以舜之德為未至者也皆入深山蹈滄海而絕其跡者也湯克桀以讓下隨下隨沈桐水而死讓督光瞿光沈廬水而死則何言哉夫所貴於不為天下者為生也所以能近道者為削名也為名而自殘其身則不智居潔而顯揚其汙則不仁許由巢父事多傳之者或不妄其他或莊先生之寓言或他人環言之而莊先生為記之要之不足道特惜

夫莊先生之自持論而自相悖者也彼下隨瞽光者巢許五君子之罪人也而又何言也

讀列子

吾始好列子文謂其與莊子同敘事而獨簡勁有力以爲差勝之子鱗亦以爲然而柳子厚故謂列子辭尤質厚少詭作最後稍熟莊子始知列子之不如莊子遠甚凡列子之談理引喻皆明淺僅得其虛泊無爲以幻破則於膚膜之間而莊子則往往深入而探得其髓其

欽定四庫全書

諸書
卷一

七

出世處世之精妙有超於揣摩意見之表者至其措句琢字出鬼入神固非列子之所敢望也吾意列子非全文其文當缺而後有附會之者凡莊子之所引微散漫而列子之所引則簡勁疑附會之者因莊子之文而加劇琢者也柳柳州列子辨獨舉劉向所稱爲鄭穆公時人以穆公在孔子前百餘歲而歷舉列子在孺公時與其相駟子陽證其非夫列子引孔子不一而足是可知已又何必別引子陽以爲證且向寧不自知其非鄭穆

公穆之一字當由傳錄者訛柳州之辨其所不必辨尤可笑也

讀墨子

墨子戰國一賢士大夫也孟子聞之以爲惑世誣民若不可一日容於堯舜之世者而後世如韓昌黎輩尚尊之以與孔子並稱而上嬖於神愚以爲皆過也今讀其書大抵皆平治天下國家之道不甚悖於理如所謂入國必擇務而後從事國家昏亂則語之以尚賢尚同國

欽定四庫全書

諸書
卷一

八

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甚吾湛涵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奢侵凌則語之無愛然則墨子之言以救世主之藥石耳非欲執而爲世主之準也獨所謂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洫漏哭往哭來及從事乎衣食若以爲薄而無當者然此亦中產之下之常至今獨不能改而探墨子之旨大槩激於一時王公大人之爲葬埋謂必大棺中棺革闔三操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溫

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與馬女樂皆具必捶塗通並輶民之事廢民之財如此而矯之以薄亦何不可且夫驪山之藏不三載而焚掘殆盡即漢唐宋以還諸陵寢亡不發者王公大臣貴家亡得完骨者厚葬之為失不唯損天下之有用以歸無用戕天下之有知以供無知其究至於暴其親之說以委草莽饑禽犬而橫開天下推理劫殺之說其罪加於薄葬者何啻萬萬倍顧不之訾而徒墨子之訾何也且夫墨子之道行則世主必不能安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

九

宮室之侈與聲音采色狗馬田獵之奉卿大夫必不能安趙孟韓魏之富而說客游士必不能安華陽碣石之居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其辭而闕之者蓋不止一孟子也吾故曰微孟子墨子固不能久且大也然而所謂塞路者何也貧乏失職之徒假其說以干世主用之則貴且顯即不用而可以希冀賢豪富饒之勾施一塵一畝足以終其身而已此非墨子意也為墨子之徒而私之者意也

讀尹文子

尹文子非偽書其言刑名者真能言刑名家者也所謂智巧皆當與眾共之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辨不可為戶說絕眾之勇不可以征陣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處此名語也他所証多諸家書頗覈而不倍道故存之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

十

讀孔叢子

孔叢子吾夫子之世家垂也微獻而文亦寓焉自子思以後世世為諸侯師然而不能為其國救敗辱焉無它諸侯者能以禮夫子之禮禮其後而不能以夫子之道用夫子之後之言故也子順所謀策皆不悖於理而最後欲令魏陰媚嫪毐以圖苟全則大謬錯之就陳涉也以復焚書坑儒讐也即死難何累哉獨敘世一章謂琳子黃厥德不脩失侯爵大司徒光分所食邑三百戶

請封黃弟茂為關內侯茂子子國子國生子子印子印生
弘農守仲驪仲驪子立與劉歆友善歆故光同時人小
可二十年耳是立與六世大父行友也立子元元子建
仕王莽為建戎大尹亦似太速疑必有脫誤

讀劉子

劉晝孔昭所作五十五篇其詞雖骯骯棄健而不悖理
道識是非有布帛菽粟之致清神防欲知情識光諸篇
苦李蒙莊之藩隱然若窺見者當六季之末而不墮月
欽定四庫全書
諸書後
卷一
十一
露煙華亦足貴矣鄙名以後小露學問無關本真茲則
多生之餘習矣

讀子華子

子華子十卷自孔子過諸剡而贈之以束帛於是著焉
劉向序其辭以為趙簡子奉綰幣聘之爵執圭而殺實
鳴犢齊華子遠逖弗應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
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館於晏氏簡子卒而歸
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余得而讀之陽城胥渠章

頗言陰陽之理亦有大致語而風輪水樞之說亦微近

穿鑿其辨黃帝鼎成升遐事甚詳然似是公孫卿以後
語駁鄭子禮亦正然似是左氏以後語解趙簡子聘章
則蒙檀左文也晏子之事景公也不治阿且其言阿則
烹與封之說也謂仲尼天也又曰轍跡病矣則門弟子
之說也大道章頗言身中之造化時時及養生北宮意
章則及醫矣是岐黃之說也凡子華子所言理在春秋
時最近而文則廣有所剽擬誦之可也采而益我可也
然不可以為真子華子

讀楚語論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
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柳宗元非
之曰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
為道蘇子復非之曰甚矣柳子之陋也赫赫楚國若敖
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陋
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

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余則曰甚矣屈建之忍也而蘇子之好異也今夫取禮之輕者與食之重者比奚啻食重然則禮而輕也當其身尚不以廢食而況於其親乎哉從治命不從亂命恒也屈到之命薦芟亂也否也且夫芟與蔬藪等耳非若芻之病長孺之爪甲腥穢而不可登席又非若銅雀之伎之淫侈也臨穴之殉之酷也宗老言之建領之撤一蔬可以易盆一豆不為多國人何所誦太史何所書而天下後世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十三

何所知乎今以建之卻之又不能為之諱而國人之媚新令尹者以為不違道而書之太史傳之天下後世是揚先人之過者建之卻也不在薦也夫不忍於一薦之小禮而棄忘其父之嗜好其不孝小也急於揚己之名而不諱其父之誤其不孝大也夫建也挾左右廣之甲而欲無禮於盟主之上卿棄諸侯之信而不之顧此夷狄也而何有於小禮也其父生不得志於鼎俎而又銜建之驚桀故示微於宗老而建卒升髦之寧不違道也

或云屈到之芟建可薦也建之不薦左氏可無稱也左氏之稱柳子可無非也柳子之非蘇子可無識也蘇子之譏子可無求也甚矣儒者之好持論也余無以對

書趙世家公孫杵臼程嬰事後

程嬰既已脫趙孤而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之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易者請先死云云其後韓厥說景公與程嬰謀而劫諸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十四

將修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宅如故趙武既冠為成人程嬰乃自殺以報宣孟與公孫杵臼或曰嬰可以無死死過也子則以為不然凡嬰之所為存孤者誠難而杵臼死誠易然天下之所親者生死也所不親者難易也自趙孤之未立而嬰所以生者為趙孤也嬰故未嘗一日忘死也趙孤立而嬰生則食趙氏之報嬰能無死也杵臼死而以生授嬰嬰生而以死還杵臼夫豈真義至盡哉蓋有餘仁矣雖然岸賈亦烏可非也盾以不

能討賊失之終然其始事可亮也岸賈以不能匡雪失之始然其終事可取也盾既為法受惡而未有能表岸賈者也

書伍子胥傳後

伍子胥勇烈徇志丈夫也謂之盡孔子之道則不可謂之悖孔子之道亦不可孔子之事魯也幾微不合輒去之又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不合而去有新君在矣不以事新君為二心也孟子之言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

欽定四庫全書

書伍子胥傳後

五

視君如寇讐孟子過矣草芥其親寇讐之可也草芥其身寇讐之不可也平王淫太子之婦而欲廢太子推收以修其太子之傳而併及其兄即商受何啻焉受不倖文王不倖太公父也何以斬燼餘之頭而懸太白鞭屍非過也情也亦理也吳王僚信子胥之言謀伐楚而先阻之不以怨光而進專諸俾刺僚而奪之位蓋審僚之不能得志於楚也光為之破楚以伸志故竭力而事之又為其子竭力而報趙讐其必不赦趙也欲以為奢者

為光而夫差弗信也社將徙矣力諫而死之知亡智也能死忠也若子胥者於君臣父子之間可無媿也太史公稱吳以子胥謀西破彊楚北滅齊晉南服越人信哉獨所以彊吳之蹟備於吳越春秋而其辭不雅馴使子胥之志明而才不盡顯以此少泯泯耳或謂子胥之托子於鮑氏何居曰彼蓋傷奢尚之綫絕而強延之以孝托也吾故曰子胥者不悖孔子之道者也

書樂毅傳後

欽定四庫全書

書樂毅傳後

五

樂毅之破齊凡五載而功不就至以讒間去天下惜之獨蘇子瞻謂當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併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愚以為蘇子之論事勢審矣獨未能悉樂毅也夫樂毅者夏侯玄之所謂仁人也彼非獨仁人也而又且智彼其合諸侯而擊齊一戰而大破之臨淄下滑

王走死齊之重器奇雄悉輸之燕中矣如是而不急攻
莒即莒者以為二城彈丸之地不足為吾害莒南近楚
急之則必借楚以為我敵即墨東近海死守虜耳急之
則多殺士卒而未即破而齊故數百年大國也其人彊
武而習兵且易以亂故必緩而用威德拊循之既久而
齊人皆為燕矣夫豈直為燕彼且以樂毅真吾主然則
毅之兵固未嘗五載而盡頓於二城之下也以故新主
立而南面之間得行騎劫代之勢不得不盡銳以攻即
墨而又以新將故不識地利而恣為暴燕人失毅而離
齊人失毅而振蓋不待火牛出而燕之敗形成矣且諸
侯之所以不窺燕者自有說夫以齊舉宋而伐之燕舉
齊而不伐非獨妬齊而厚燕也謂渚王之不若昭王治
也謂渚王之待諸侯倨而昭王之待諸侯恭也謂渚之
舉宋而暴宋不若毅之舉齊而拊齊也且騎劫敗而諸
侯猶偃然以此知蘇氏所論誤也不然使毅而有可告
則惠王必不悔而召之召之不歸而何以封其子高帝

異代主也毅之後何以無功而封孔明三代才也何以
自比毅而人猶未之許也若蘇子者真所謂以成敗論
者也

書司馬穰苴孫武傳後

司馬穰苴孫武天下之言兵者歸之穰苴兵法不可見
所見獨孫子十三篇其精切事理吾以為太公不能過
也而太史公獨稱穰苴兵法闕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
能竟其義如其文若爾穰苴其尤勝邪然太史公於穰
苴則僅詳其斬莊賁於孫武僅詳其斬愛姬而已以為

用兵之道一賞罰盡之矣雖然以穰苴之善用兵而使
燕晉之師得脫而罷去追擊之僅收所亡境內封地耳
不能大有所摧敗也景公尊為大司馬而委之政其時
亦可以有為何不脩桓公之業而廓大之卒見擯於高
國以死至於吳之強伍員耳相舉之戰雖能乘勝入
郢而班處其宮使秦師得用其救再合再敗而後歸又
不能預防夫渠之為內孽安在其為武也太史公又稱

其北威齊晉顯名諸侯恐亦附會之過當其時武必先死矣不然而攜李之敗績會稽之許成舍腹心之越而從事於石田之齊武胡為不諫救也太史公亦云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蓋願見微指云穰苴之兵法大約威王使賸忌輩增飾之晏子春秋亦一及其拒景公宴遊事亦略可証

書呂不韋黃歇傳後

自古至今以術取富貴秉權勢者無如呂不韋之穢且

欽定四庫全書

諸書後

九

卑然亦無有如不韋之巧者也凡不韋之所籌策皆鑿空至難期而其應若響彼固自天幸亦其術有以攝之至於御倡而知其孕必取三月進之子楚又大期而始生政於理為難信母亦不韋故為之說而泄之秦皇使知其為真父而長保富貴邪抑亦其客之感恩者故為是以譽秦皇而六國之亡人侈張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謂秦先六國而亡也不然不韋不敢言太后復不敢言而大期之子人烏從而知其非嬴出也黃歇之為奸大

類不韋而行之於為相之後尤不義第其始之脫太子雖若釣奇然甚勇而忠史固稱其博學洽聞親所上秦皇書不下韓非子以一富貴之戀而積慮處事若虺蜮然亡身滅家而不覺豈不可悲也哉春申君不韋稱四公子賤謀貴疎間親與文信侯竝而稱可也

書蔡澤傳後

蔡澤以唐舉一言之激袖手而入秦乘應侯之自危出不窮之辯杜其口伏其意安然而據其相位若承蜩然

欽定四庫全書

諸書後

十

智者以為蔡澤之用應侯然不知應侯之用蔡澤也夫穰侯者秦太后之懿戚而四十年之信臣也應侯以一亡命抗擊而奪之此非特棄穰侯之瑕其材必有以大勝之者夫應侯相而穰侯日見短則應侯之相日益固應侯之相日益固則穰侯終不振當應侯之為相也竊君以行威福專意以酬恩怨人主非不知之特欲伸其所大欲耳武安修鄭安平稽見法人主之大欲不盡酬而應侯且無以自解蓋當飭皇而左右顧求其人